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三十一編

偵探小說

(卷上)

寒桃記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寒桃記卷上目次

第一回

克伯爵火裏遭槍

沈巡官村中勘案

第二回

訪眼線癡男成見證

詰口供公子作兇人

第三回

見證人多案情確鑿

地方官至家僕驚疑

第四回

賀家村親身踏勘

葛判官澈底根查

第五回

賀公子被拘下獄

萬律師作伴登程

第六回

解憂思強收鰈淚

逞雄辯小試牛刀

第七回

譚別墅律師聞祕密

探內監女眷被遮闌

第八回

咫尺天涯書難遽達

癡兒惡癖藥不爲功

第九回

激醫生關懷檢槍彈

小嬌娥驀地詢家財

第十回

冒深夜裁縫肆沾衣

懷大金書記房納賄

第十一回

命官守法嚴杜苞苴

禁卒感恩暗傳鴻雁

第十二回

得回函別延辯護士

定密計重煩書記官

第十三回

馬迪鯨隱身傳信號

倪茜霞大膽入監牢

第十四回

相見翻悲爭如不見

有情不吐還似無情

第十五回

倪老翻憐小孫女

關醫勸出偽癡人

第十六回

傳書信延聘律師

附汽車邂逅美婦

寒桃記卷上

第一回

克伯爵火裏遭槍

沈巡官村中勘案

話說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年。恰當咱們中國同治八年。正是法蘭西國被德意志國兵打敗。節節攻取。直欲打入法京。巴黎都城之時。這第二年。當中國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二那天。晚間十二下鐘時候。恰好夜半。巷柝正打三更。巴黎近處有個市鎮。合鎮人民都已夢入黑甜。享那睡鄉風味。那時參橫斗轉。萬籟無聲。月淡如煙。夜涼如水。忽有一條街上。風馳電掣一般。駛過來一頭快馬。馬上騎著一個好似農夫模樣的人。儘著放開繮繩。向前飛跑。沿街鋪戶家人。有幾個被他驚醒。只聽得馬蹄四足和成兩聲。撇撇拍拍。跌打著馬路碎石子響。寂靜中帶著淒切聲音。覺得狠爲詫異。隨有那好事的披衣起來。推開二三層樓上窗戶。探頭出望。誰知那馬早已駛去小半里遠近。雖則明月當天。那能見他身影。却側著耳朵。還隱隱聽的馬蹄得得的聲音。啊呀。料想必是近處那戶人家出了什麼事故。前往巡檢官。

和中國巡署呈報案

情看官。你們道這話猜得錯不錯呢。啊果然。那馬駛到巡檢署前。陡然收韁停了步。農夫颺的跳下馬來。急急掣那大門上門鈴。一面極聲喊道。巡長沈老爺。快些有事求見。沈老爺……沈老爺……那裏邊好夢初回的巡長。沒來由被他鬧得騷然。兩手把臉面眼睛摩擦一回。情知不是尋常小事。連忙呼喚家人。取過膠燭燃著。出去開門。向來人問道。巡檢官沈岱士。就是我兀那來者。爲著何事。農夫道。壞了事。好大火啊。快請帶了皮帶噴筒去。救火災用的沈巡長道。大火……什麼所在。怎樣燃燒起來。農夫焦燥道。不要說起家屋倉庫。看來都要燬盡。這會兒風又大。若不趕快。簡直是寸草不留。沈巡官道。燒的誰家。農夫道。花拜村的莊屋。巡長聽了這話。登時臉上變了色。原來那花拜村莊子。在色培邱地方。色培邱乃是一個驛站。離巴黎京城不遠。那家莊子。本地遠近沒有一個不知。是戶有名有望貴族。克洛圖伯爵的邸宅。這現任巡檢沈岱士。和伯爵有些瓜葛之親。因此聽這緣由。吃驚不小。隨又問道。怎麼說。花拜村莊子燒了。農夫忙答道。克洛圖伯爵家宅。現在正燒得得勢咧。沈巡長道。

既如此。爲何不趕早通知。好好。我立刻傳領救火會人。趕卽就到。你先回去。把這話對伯爵說知。請他莫要著急。農夫又道。俺還得去請個醫生。須不能就此回去。沈巡長不懂這話。詫異道。怎麼醫生麼。誰受著傷來。農夫道。嚶。伯爵受了大傷。沈巡長道。那更壞了。可是慌張著被火燒傷麼。農夫搖頭道。那裏慌張。乃是被手槍轟打。更可恨。連發兩槍。這一下子。把個沈巡長嚇得手裏燭臺也幾乎拋落在地。抖擻著問道。誰轟打伯爵。膽大的奴才。農夫道。誰恰不知道。傳說爲要謀害伯爵。這纔放火焚燒。俺來時候。家人正擡伯爵在邸宅外面一間小屋子裏設法救治。渾身遍體簡直變成血人了。沈巡長聳著肩。縐著眉。一面道。那實是重大深奧的案情了。究竟伯爵雖有急燥舉動。但平時德惠外人。感戴甚深。不該有和人結怨結讐的事。就是伯夫人也稱爲色培邱婦女界第一個慈善之人。近來曾做一篇論文。評論貴家婦女的模範。閨門中名重一時。噫。誰謀殺伯爵。膽敢放火焚燒。真是意外的飛來奇禍。叫人切齒痛恨。好好。我須得直往檢察。

檢察人民的罪名的官名裁判的斷人民案

那裏請他兩位

一同前去當場就好查勘情形說罷。農夫隨即告辭而去。沈巡長一面差人到救火會裏通知自己卻趕緊整備結束停當。外面馬匹早已配好等候。跨上馬緊加一鞭。先行邀請警察長官杜美薰發審判官葛爾賓兩人一同向著花拜村而去。如今且將克洛圖伯爵家世履歷敘述一番。讓看官們明白。原來伯爵乃是法國向來有名貴族克家的嫡派子孫。今年已近六十歲。當十八歲時候曾做過海軍士官。到四十三歲上。升拔到海軍中將。不知爲了什麼。忽然在四十五歲那年。春天上。表辭職掛冠歸里。那時伯爵年過不惑。尙未聘娶妻房。還是孤身男子。自從回鄉之後。又過二年。纔定娶如今這位夫人伯爵年已四十七歲。夫人祇有二十芳齡。那外間無知好事的人。衆口鑠金。就捏出許多捉影捕風的閒話。有的說夫人面貌醜陋。不能和別家結婚。這纔與年老伯爵許嫁。有的說不是這般。夫人父家本是清貧。爲因伯爵有錢有勢。所以將女兒許配於他。將來好博個攀援依靠。看官你道夫人是誰人呢。原來也是法國貴族中富有家財。笄若士家的長女。那回過門時候。但說粧奩就值到

十五萬銀圓。恁地看來爲什麼要攀援依靠伯爵呢。再者夫人原是一位絕色美人。外人不曾瞧見。說沒人和他結婚。更是無稽之語。但則伯爵年紀比夫人大上二十七歲。雖說連父親也可以做的。但世間老夫少婦結婚也是常事。外邊的人卻還要三長兩短。背後說許多不入耳的話。其實都是沒根的。伯爵是愛著梅姿夫人。迎娶爲妻。夫人也是愛著伯爵。許嫁爲夫。伉儷兩人真是十分和睦。過門以後四五年之中。生育兩個女兒。若說這夫人的品行啊。真可做得貞女節婦的金鑑。那些什麼貴婦慈善會和貞節會裏都公舉他做箇會長。品重名高。你想他夫婦二人這樣好的心術聲名。那該有什麼人私心懷恨。做成仇敵呢。今番驀地鬧出放火焚燒的事來。不打緊。還要兩次開放手槍。謀害伯爵。那人和伯爵不知結下什麼大怨深仇。恁地很心蔑理。又不知到底是什麼人。姓甚名誰。這且暫時按下不表。且說那色培邱巡檢官沈岱士和發審官葛爾賓警察長杜美薰一同騎馬向著花拜村而來。這村離色培邱有三里路中間隔著一座小土山。三人越山過嶺不一會看看已近前村。那

時正是後半夜四鼓相交。三下鐘時候。遠遠望見一座矗入雲霄的高樓大廈。天也照耀的紅了半邊。趕緊加鞭駛到。那火勢燒得益發猛烈。一時救護不滅。幸而救火會中人皮帶噴筒馬車等。早已趕到。奮起全力。在那裏撲打。他三人也沒心去管火事。却找個克家人夫。先領到伯爵移住的那間小屋。子裏只見農夫請來那位醫生。關登業已先到。就著屋角上伯爵睡的牀榻。正在遍身查檢傷痕。旁邊有一個手裏執著燈臺。跟著醫生眼光。照來照去。就是伯爵夫人梅姿。三人一眼刮著。就看出夫人面貌。於美麗之中。含蓄著無數焦憂氣色。見他丈夫那樣痛苦。恨不得自己做了丈夫。替他代受勞傷。眼睛裏是珠淚盈盈。幾乎酸著鼻子。簌簌吊下。隨又走進幾步。又見伯爵躺在榻上。雖則十二分苦痛。眼睛却還張看。早已一瞥瞧見巡長沈岱士面貌。隨先開口道。啊。沈岱士先生。難得你到這裏。快些請坐。說著。意欲向他行禮。沈巡長連忙阻止。一面三個人趁勢走近伯爵榻旁。伯爵似乎忍住疼痛。勉強笑著道。呀。今年我的命運。不知怎樣恁地艱危。你眼見著我世代傳留這些兒產業。和些家

藏寶物。明兒早晨都變成一把冷灰結了。沈巡長再三安慰道：「當真哩！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雖是伯爵一時災晦，但尊府善心積德，如今精神很爲清明。況且夫人們好好在著，還算不幸中之大幸。」伯爵道：「不是恁地。我心雖則還清，實耐不得這樣痛苦。一陣一陣激刺，就昏暈得如夢中一般。至今槍彈還在肉裏，不曾拔取出來。倘然拔取時，那疼痛必然還要加上百倍。任是怎樣……」醫生關登聽了這話，忙解勸道：「呀！伯爵不必耽慮。倘然怕疼，這裏有麻藥帶著咧。」伯爵道：「怎麼？那倒不必。我是做過軍營士官的，也曾受過些痛苦。若說見了醫生家具，就要害怕，可把海軍軍人的面目全然拋撇無踪了。」關登道：「恁地時還請心神放得鎮靜些兒。倘若多動多說了話，更是疼得利害。」伯爵仔細著便了。旁邊沈杜葛三個人聽了，也沒甚說話。隨見醫生將藥箱打開，取出醫療器具。又道：「如今先請休歇會兒。若過於煩勞於身體，有礙。那時沈巡長開言道：『關先生，咱們今晚趕來，並非爲別。乃是按著公事職務，不能不前來踏勘一番。既有謀害伯爵之人，咱們就不能不趕快設法將那兇人查』

探個形跡。幸而伯爵心神清爽。意欲對他略爲探問。幾句言辭。不知這樣可使得麼。關醫生聽著。低著頭答道。原來如此。照兄弟醫學上說來。這時却不能向病人擾亂問話。須要靜下病人的心……話還沒有說完。伯爵在榻上早已聽見。插嘴道。噯。不論什麼事情。都可問得。我想問答幾句。也沒甚關礙啊。但請放心下問便是。發審官葛爾賓聽伯爵說了這話。自是安了心。隨向衆人招呼。回頭意欲就伯爵枕旁和他說話。關醫生看見忙道。噯。伯爵當真說話過勞。大礙身體。果然要談講也須待明天。後天。伯爵傷上敷了藥。將槍彈移動。拔出那彈子。已是入了肉裏。倘不趕早拔出。那肉就將彈子愈裹愈緊。越發難得出來。這可不是頑意兒的。爲此我的醫法。須得急速。纔能見功。況且伯爵又說不用麻藥。儘著耽延疎忽。更難下手。不論怎樣。總須暫時休息休息。倘然背了這個辦法。伯爵傷眼潰爛。可了不得。得那時。我也要迷惑慌張。咧。醫生再三說這話。原是他分所當然。也不能怪他無理。看官不知。原來這關醫生本和葛爾賓素來相識。但兩人氣質不同。暗下有些意見不合。漸漸的彼此都

懷了憎惡之心。如今在克伯爵這裏可巧會面。關醫生儘著說自己分內的話。不由葛爾賓不起了疑心。道。關醫生有意阻礙他的職事。因又爭說道。噯。我斷不背你的辦法。致伯爵傷眼潰爛。須知我是按照法律上該問的話。前去問他。於伯爵及你有什么妨害。關醫生見葛判官駁他也不甘退讓。道。咦。病人身上的事。按照法律我也知道些兒。須不是什麼門外漢。葛判官道。我並非道病人不要緊。只因病人親說可以問他。這纔略要探問幾句。要不然我就直說。無論怎樣必須要問。你便如何。他兩人正在舌劍唇槍。你來我往。旁邊那位老練精細的警察長杜美薰有些不耐煩聽。攔阻道。噯。葛爾賓君。你過於熱心。你的職事了。橫豎先約定個時間。或是十分。或是十五分鐘。不要多問。不好嗎。葛判官道。怎麼十分鐘太多了。說著回頭走近伯爵枕旁問道。伯爵。下官有話奉問。你不致於答不出來麼。伯爵道。很好很好。斷沒那樣事情。葛判官道。既是恁地。請先把今晚這件悲慘事情。從頭至尾。敘述一遍。給下官聽。伯爵道。使得。但我自己不能十二分明白。怕長官任是聽了。也不能勘出兇手誰人。這

事時候雖不記得。約莫總在今晚十一點鐘。我剛上了牀。吹滅了燈。正在欲睡。未睡。似醒非醒。迷迷糊糊之時。不料我屋裏窗戶。忽地拍撻一聲開了。我陡然起了詫異。知道有變。又聽得有火焰焚燒爆裂之聲。更是吃驚不小。張開朦朧睡眼。想莫非我家起了火患不成。刷的跳起身來。出房向外。爲因慌張走著。剛剛出得門坎兒。將到天井裏。不防眼前覺得砰的一下。確是手槍聲音。不及回頭看望。肚子旁邊一處。早是非常疼痛。這纔知道。我身上已喫了一彈子。伯爵說到這裏。葛判官按著問道。伯爵你的話。說得很爲分明。但有一層。可當真是開門出外。正要跨出門坎兒之時。就遭那兇手轟擊麼。伯爵道。正是。咧。葛判官又道。恁地時。可知那兇手原在門外等候。爲要引誘伯爵出外。這纔放起火來。可是麼。伯爵點頭道。我也如此想。葛判官聽這回答。回頭向著杜警察道。如此這起事情。那兇手的主意。須不在放火。全在殺人。爲了謀殺。纔放火的。咱們須得留意。這層纔好。杜警官連連點頭。葛判官又對伯爵道。以後怎樣呢。伯爵道。我身上陡然疼痛。知道是被彈傷。我和兇手離開有一丈遠近。

雖然沒有看見兇手。料想總在近旁。意欲上前捉拏。那時又聽見第二聲手槍響亮。像是緊對著我。上身頭肩直射過來。這一下子比頭一彈更是利害。霎時間我頭昏暈搖幌不定。仆倒在地。這以後就一些也不知什麼。葛判官道。伯爵不能認出那兇手的形容麼。伯爵道。雖不能仔細辨認。但我跌仆之時。恍惚打那天井裏堆積柴薪後面。走出一個男子。橫過天井。走向田間而去。葛判官道。可曾瞧見那廝面貌麼。伯爵道。一概不曾。葛判官道。那麼那廝的衣服。那廝的身段。一些也沒見麼。伯爵道。那時眼睛已是昏眩。那裏還能知覺。只見他形狀在我眼裏模糊恍惚。一些也不清明。葛判官道。怎麼既如此。咱們定然要探出那兇人。但請放心。就是以後又怎樣呢。伯爵道。以後的事全然不覺。及至蘇醒過來。見身子已在這裏楊牀之上。關醫生在我旁邊治療。葛判官道。雖是恁地。但咱們不能不將當時情形查問個分明。這件事難不成除了伯爵自己。竟沒別人眼見知道麼。伯爵隨答出一句話來。葛判官歡喜非常。不知所答爲何。且聽下回詳說。

第二回

訪眼線癡男成見證

詰口供公子作兇人

話說葛判官見克伯爵一些不知起先很爲著急。後來又追問可有旁人知道。伯爵答道。拙荆倒能知道。葛判官歡喜道。果然尊夫人當伯爵驚起來時候。可也是一同起來出外的麼。伯爵道。唔。拙荆那時還沒上牀睡咧。葛判官隨回頭向著克夫人看他衣裳神情。果然沒有睡過形跡。因道。正是伯爵道。爲因次女葩若正出風疹子。拙荆通宵不睡。坐在小女榻旁看護著他。那屋子恰好對著裏天井。火起在外天井裏邊。本不知覺。因此就連槍聲也沒聽見。火起也沒看見。全然不知。葛判官道。恁地尊夫人知道這事是什麼時候呢。克夫人聽見問這話。隨卽起身走近葛判官旁邊。緩緩地答道。方纔愚夫說過。我在小女葩若身旁。昨晚一宿不曾睡覺。到得十二點鐘纔伏在几上。稍些朦朧打著盹。那時忽聽得外天井裏隱隱有手槍聲音。頓然從夢中驚醒。側著耳朵細聽。接著又砰的第二響。明知有意外事情。趕卽走出屋子。要去察看。誰知外邊早已一片火光。照得滿屋滿院。燭天鮮紅。老遠地已見愚夫跌在天

井地下。分明的賽如白晝。更是吃驚不小。搶幾步飛跑上前。走到身旁。只見他已是祇有出氣。沒了入氣。任是我高聲喊叫。哀求救援。誰知好一會。一個人也不曾來到。眼見得火勢益發猛烈。我怎沒了主意。魂靈兒飛上半天。後來還虧左近鄉鄰。睡夢驚醒。趕過來。幫著我。將愚夫擡到這間屋裏。我受了這番驚嚇。簡直神魂出了。舍把個害病女兒也拋忘了。若再遲一會兒。那火就燒到女兒住房。早已化爲灰燼。又幸虧有個人非常勇猛。打那煙火迷漫之中。將兩個小女救抱出來。我也沒心去看。顧他們只耽著。憂怕道。愚夫莫是竟遭橫死。焦急非常。隨又差人去延請這位關先生到來。盡力灌救。漸漸轉了呼吸。蘇醒過來。這纔略爲安下些心。如今看來。雖是遭了飛災。幸託各位長官。福庇愚夫和小女。都能保全性命。不致被火亡身。還算老天保佑。咧說著。臉上更加上幾分的憂愁。形容葛判官見克夫人口齒清朗。於急難之中。還能從容。不迫。一些不亂。果然聲名品行。名不虛傳。心裏不覺也自欽佩。遂又向著關醫生問道。如今按著伯爵的傷勢。看來不知先生意見怎樣。關登心裏懷了和

葛判官爭鬪的心。隨將沒有好氣的話答道。哼。在下並無別的意見。檢驗傷口。想必和伯爵和夫人所說的話。一些也不差。只是方纔約定的時間。已經到了。還請原諒。須得再行動手醫治。說罷。又取過外科刀針器具。要將那肉裏彈子。拔取出來。正要動手。忽聽屋子外邊。轟起一片吶喊。喧嚷之聲。許多人說的話。句句相同。宛然出一張嘴裏。裏邊人很爲詫異。都一齊立起身來。向窗外眺望。只見那些救火會人。非常擾亂。連忙大聲喝問。爲什麼事。外邊說這屋裏正樑燒斷。落下壓死兩個火夫。一個是主掌救火號令吹喇叭的一個。是公正有名的火工。家中有五個兒子待他。養活。因此上同會的人。又驚又恨。左右前後都攔起救火的事。聲聲口口大喊著。「快些找出放火那奴才。燒死他罷休。」衆口同聲阻止不得。葛判官見那情節。暗想正好借此查探一番。隨卽飛身幾步。跑出屋外。大聲說道。諸位弟兄。你們不是說今番的犯人是十惡不赦的奴才嗎。他在這花拜村放火。焚燒貴家。又敢對著這裏主人開槍轟擊。以致諸位的同會好友。燒壓火中。諸位倘然有看見那廝的。快些不要。